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段邦芹

清明时节，贾汪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内，几百株梨花如期绽放。一团团、一簇簇，密密匝匝缀满枝头，如流云聚雪，似素缟垂枝。

踏着清明和风，沐浴淡淡花香，怀着崇敬心情，我缓步走进运河支队纪念馆。高高的纪念碑巍然屹立，如英雄们挺拔伟岸的身躯；巍峨的英雄墙岿然如山，承载着英雄们不朽的精神。

走进展厅，泛黄的照片、字迹斑驳的文献、浸透岁月风霜的藏品静静陈列，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悲壮过往。目之所及，我心潮翻涌，仿佛穿越时空的阻隔，亲眼看见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，运河支队的英雄们保家卫国，浴血奋战的身影。其中，最让我心绪难平、热泪盈眶的，是那场气壮山河的毛楼村保卫战。

1941年底，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实施“铁壁合围”政策。彼时，运河支队队长孙伯龙正率部驻防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的毛楼村，建立临时指

挥点，开展整训与群众工作。

1942年1月2日凌晨，敌人集结枣庄、峄县等地日伪军千余人，将孙伯龙部驻扎的毛楼村团团围住。孙伯龙当即下令队伍向西转移，不料途中突遭伏击，十多名战士当场牺牲。他一面指挥队伍回村固守，一面率队反击，可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中，他头部、身体多处中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39岁。

支队长牺牲后，战斗愈发危急。天亮时分，仅30多名队员撤回村内。危难时刻，孙伯龙秘书、女英雄梁中侠挺身而出，毅然扛起指挥战斗的重任，率领战友打退敌人十几次疯狂进攻。

强敌当前，全村百姓同仇敌忾。村民孙业标捐出护院的枪弹，猎户林开思孤身坚守村口，乡亲们冒着炮火送来饭菜，与战士们并肩死战。敌人想在天黑前结束战斗，于是集中炮火狂轰滥炸，圩墙坍塌、房屋尽毁，战士们弹尽粮绝，毅然上起刺刀，准备与敌人肉搏死战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又有几位

村民冒死送来子弹，军民合力再次击退强敌的猛烈进攻。战斗持续至傍晚，接应的第五中队赶到，前后夹击之下，日伪军仓皇溃退，毛楼村成功解围。

这场战斗，毛楼村军民英勇抗击了日伪军的猛烈进攻，毙伤敌人百余人，但我方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：全村九成房屋被毁，14名村民遇难，2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。特别是孙伯龙队长的牺牲，更让全体军民悲痛欲绝。

时光流转，毛楼村保卫战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那段浴血奋战的壮烈历史，军民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，却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在运河支队，像孙伯龙、梁中侠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，胡大勋、胡大毅、王脉凤……一个个闪光的名字，穿越岁月沧桑，如同长空中最耀眼的星辰，永远铭刻在民族丰碑之上，融入后人的血脉中。

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满树梨花祭忠魂。我们当铭记历史，让英雄的精神如运河之水，奔腾不息、光耀千秋。

忆我的母亲

张永强

清明时节，寄思我的母亲。

母亲祖籍南京，幼时家贫，兄弟姐妹八人，负担沉重。她凭着聪颖与勤奋，考取南京晓庄师范学校，获得全额奖学金，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。她因成绩优异，被推荐至省政府办公厅工作。后来，因耳疾（中耳炎致耳穿孔）调任省教育厅，从事文秘与打字工作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响应省委、省政府支援徐州地区建设的号召，母亲与父亲一同工作调动，从省级机关来到徐州，在此落户。从此，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这片她深爱的第二故乡——徐州。

母亲平凡而质朴。从省城南京来到苏北徐州，她经历了诸多不适应。初到徐州农校（今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）任教时，她负责为徐州地区行政公署的干部职工扫盲，教授文化课与公文写作。白天授课，夜晚备课、批改作业，还要参加劳动、兼顾家庭。即便再忙，她仍坚持读书，写心得感想。

后来，母亲因耳疾调至徐州地区土产公司，继续从事文秘与打字工作。

母亲一生最爱读书。退休后，她有了充裕的时间，每天阅读小说、报纸、杂志，自费订阅了《读者》《中国剪报》《报刊文摘》等刊物。遇有好文章，便摘抄于笔记本，每周与我分享。

母亲勤俭持家，为我留下宝贵遗产。记忆中，她身边始终有一本小账簿，逐笔记录家庭收支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，每逢发薪，她总是先为我和妹妹改善伙食，再预留学杂费、米面油盐等日用品费用，还要留点储蓄以备不时之需。母亲操劳何其多！若无她的勤俭，哪有我们衣食无忧的成长，我们日后的人生路，何尝不是母亲辛劳所换。

我工作之后，也随她学记账，透过收支记录，见证祖国发展与民生改善。每当工作有所进步，母亲总告诫我要安心工作，勿挂念她。杜甫《春夜喜雨》云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母亲的教育正是如此成功，她的优秀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古诗又云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，寄托着母亲全部的牵挂与希望。古代的母亲忧心游子迟归，现代的母亲期盼儿女踏实走好人生路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叹不尽人间母子情。苦日子过完了，母亲却老了，好日子刚开始，母亲却病卧在床。阿尔茨海默症折磨她六年，受尽苦楚。母亲临终前，我望着她，想着她的辛劳一生，想着从此阴阳两隔，我泪如雨下。

母亲在时，“上有老”，母亲没了，“亲不待”。母亲在时，不觉得“儿子”是一种称号与荣耀，母亲不在了，方知这辈子儿子已经做完了。母爱如天，我的天塌了，母爱如海，我的海要枯竭了。慈母万滴血，生我一条命，爱恨百般浓，都是一样情。难报一世恩，一声长叹，叹不尽人间母子情。母亲走了，留下平凡、质朴、忠诚、仁厚，留下诸多精神财富。她一生安贫乐道，淡泊宁静，勤学善思，勤俭持家。她把无限的怀思留给我们，永远是我至敬至爱的人，留给我刻骨铭心的怀念与永恒的追忆。

清明，寄思我的母亲！

怀念姥姥

王红

那一年，本是满心欢喜的一年，我迎来了我的第二个宝宝。可也是那一年，成了我一生难忘的悲伤之年——我最亲爱的姥姥走了。

从前每年冬天，我总会接到一通熟悉的电话，姥姥一遍遍叮嘱：晚上炉子千万不要压火，睡觉记得把窗户留条缝……那些朴素又琐碎的话，就是姥姥爱我的方式。

我仿佛能看见，她笑盈盈地从大门里走出来，骄傲地对她的那些老姐妹说：“我外孙女来看我啦，我外孙女最惦着我了。”那是我去姥姥家时最常见的场景。我担心提前打电话会麻

烦她，便从不事先说。姥姥爱去找老姐妹聊天、打牌，我知道她常去的地方，每次都能顺利找到她，一见我来，她便立刻从牌桌旁起身，笑着朝我走来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姥姥的背一点点驼了，步履也慢慢蹒跚起来。可每次见到我，她依旧会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那天，妈妈打电话让我去看望姥姥。我那时并不知道，那竟是我见姥姥的最后的一面。她身体浮肿得厉害，我几乎认不出原本瘦小的她。我伏在床头，一声声唤着“姥姥”，可她却始终没理我。是不是在责怪我？她生病时，我能一直陪在身边。

老姨轻声催我回去，哭得没了奶水就麻烦了，那时二宝刚满两个月。我对姥姥说：“姥姥，你等着我，我再来看你。”姥姥像是有感应，点了点头。

可我终究是食言了。当我再次踏入姥姥家，迎接我的只有低沉的哀乐和冰冷的棺材。我哭了很久，这成了我一辈子的伤痛与遗憾——她最疼爱的外孙女，终究没能送她最后一程。

有人说：没有人会对一捧黄土有感情，直到那黄土之下，埋葬了你最爱的人。从前我不懂，直到姥姥的坟头高高隆起，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重量。姥姥，您在那边还好吗？我想您了……

青山碑影

王敏

去年清明前，弟弟们商量为故世父母立碑的事。听着电话里郑重而细密的话，想起《诗经》里那句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”，对故土的敬，对先人的念，原来都藏在这些认真、琐碎的筹备里了。

弟弟们跑遍了城郊及邻近市县的石材厂。那些冰冷的石碑一排排立着，像沉默的书简。弟弟一块块地看，讨论着色泽与质地。热心的老板说，选碑如选人，要顺眼、要投缘。我们最终选中了一块青灰色花岗岩，厚重、温润，像父母生前待人处事的品格。

碑文的斟酌更是费尽心思。要遵循地方习俗，还得兼顾传统礼仪与情感表达。经请教懂行的老先生，从严谨的格式到内容的规范，都进行了反复推敲。老先生说，这是对逝者的尊重。我突然觉得，这不只是在刻碑文，也是在写一封寄往天国的家书。

择日也是有讲究的。咨询老先生，最后定在了清明前的一个吉日吉时。弟弟说，要让父母在节前“安顿好”。朴实的话语里，透出了《孝经》里“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”的古老情怀。

立碑那日，天朗气清。墓园里的柏树又长高了许多，苍翠的枝叶在风中摇曳，沙沙作响，恍若血脉延续与思念的流转、共鸣。清明时节的草木，正是最鲜嫩时候，新绿、翠绿、墨绿层层叠叠。空气里飘着青草和泥土清香，偶尔有几声清脆的鸟鸣，划过寂静的山谷。

亲朋好友们都来了，每个人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彤彤的围巾，那红色格外醒目，像一团团跳动的火焰，温暖了清明的微凉。杜牧的《清明》诗句说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古人的清明满是伤感，而我们此刻却有了一种跨越悲伤的释然。

墓碑落地瞬间铿然有声，像是父

亲简短却有力的话语，又像是母亲温柔的叮咛。所有的思念与敬意，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寄托。跪拜时额头触地的瞬间，我仿佛看见年轻时的父母牵着我们走过阡陌，去幼儿园、去学校；看见他们站在院门外，期盼我们回家的身影；看见年夜饭桌上丰盛饭菜的热气……庄严的仪式、眼中的泪光，都在无声之中传递着一份深沉的敬与念。

这就是我们的孝道吧，不只是悲伤，更是传承；不只是怀念，更是前行。从选碑到立碑，从文字到礼仪，每个细节里都藏着先人的智慧。我们终究是要接过这血脉里的接力棒，把对父母的思念，对祖先的敬意，代代传下去。

山风又起，柏树低语。我最后看了一眼新立的石碑。父母安息的地方，从此有了名字，有了标记，更有了我们年年岁岁的思念与祝福。